



威廉·福斯特 著

福斯特自傳

世界知識出版社

福斯特自傳

威廉·福斯特著



丁明 盧吉茵 邵新华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年·北京

WILLIAM Z. FOSTER,
FROM BRYAN TO STALIN

本书根据美国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一九三七年版本譯出

福斯特自傳

[美] 威廉·福斯特著

丁明 盧吉茵 邵新华譯

出版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千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1 号

印刷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定 价 每 本 一 元 一 角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11\frac{9}{16}$ · 插頁 1 · 字數 247,000

1951 年 12 月第 1 版 1961 年 2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統一書号 11003 · 19



W. J. Foster

前 言

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在其發展的較早階段曾經起過進步的歷史作用。資本主義根據比在它以前的封建主義較為前進的生產方法，曾經提高了文化的水平，並且達到了較高階段的社會。當然，這些前進是以一切國家勞動羣衆受到鉅大剝削爲代價的；可是資本主義在那個時期成爲向較富庶和較充裕生活前進一個一定的步驟。

但是在現在，資本主義早已終止了它的進步作用；它已經不再是促進社會前進的推動力而是成爲妨礙社會前進的障礙了。這個社會制度陷在日益擴大的生產機構與日益縮小的市場之間的無可挽救的矛盾裏，已經落到退化和反動的危急狀態中了。

廣泛而毀滅性的經濟危機已成爲痼疾。成千百萬失業和飢餓的工人在各個工業城市的街道上流浪着，另一方面大工廠却停着工。成百萬的農民窮困化。廣大的中產階級人民被投入破產的境地。資產階級已經不可能再用小的讓步和虛偽的民主來統治革命化的羣衆了，現在是全靠着法西斯的權術和暴力。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民主自由正受到有系統的摧殘。文化的反動日益增長和加深着；科學日益墮落，發明對於資本主義工業已經大體上歸於無用，最原始的宗教迷信正被培育着，資本主義的藝術和文學已墮落到歷史上最底的水平。而且，最甚的是帝國主義列強絕望地爲

它們的工業去竭力攫取最後的市場，現在正急忙地準備着一次世界大屠殺。

這是一個在腐朽着的社會制度的情景，這一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很久以前就會預見到。資本主義已經早已失去了任何有用性。經濟危機，羣衆性的飢餓，法西斯的恐怖，文化的反動和戰爭，這些就是資本主義在要求把它廢除掉的歷史環境面前還想苟延殘喘的掙扎的許多徵兆。儘管它想延長資本主義統治的瘋狂企圖使成千百萬人類的生命和福利受到威脅，資產階級是決不願放棄它的大批掠奪的。

被現實生活中成百萬件事實所證明的這一切巨大教訓，就是資本主義必須廢除。這是一個歷史所必要的任務。廣大的工人、農民、中產階級的羣衆團結在廣泛的統一戰綫中，在共產黨的鼓舞和領導下，定將推翻這個可怕的制度，組織一個蘇維埃政府，接收大工廠、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以建立一個不以利潤爲目的的生產制度來消除人剝削人的現象。這就是說，必須建立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只有用這種方法才能消除經濟危機、失業和戰爭，人類也才能走上上升的道路，走向繁榮、自由、文化與和平。

這種用革命來求得解決的正確性之活的證據就是蘇聯。在這個一億七千萬人口的大國，領土三倍於美國的國度裏，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在這資本主義世界遭受着工業衰敗和社會退化的時候，蘇聯在一切陣綫上大步邁進；無可比擬的工業和農業的擴大，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新的和日益增長的民主自由，強有力的文化前進等等。蘇聯是新的世界社會主義社會的開端；它是全球

成千百萬被剝削者的開路先鋒。

作者多年來深信，只有沿着這種革命的道路才能使工人和其他被剝削的羣衆從被奴役狀態中解放自己；只有這樣，社會才能找到進步的道路。在本書中，我將試圖來說明，是那些力量曾促使我，一個美國的工人，達到這些革命的結論，成爲一個共產主義者。

本書包括兩個總的時期，前面幾章談到我在工業和勞工運動中的經驗並怎樣使我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後面幾章談到我加入共產黨以後的時期，也就是談到怎樣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應用到美國的問題。我特別注意到革命的工會運動的問題，我在階級鬥爭中大部分的工作即是致力於此的。

目 錄

前 言	
第一章 初期	(一)
第二章 布利安運動	(六)
第三章 社會黨	(三)
第四章 工資工人黨	(三)
第五章 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	(三)
第六章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	(五)
第七章 國際工會教育同盟	(六)
第八章 美國勞工聯合會：組織屠宰工人運動	(八)
第九章 美國勞工聯合會：組織鋼鐵工人運動	(一〇)
第十章 赤色工會國際	(一五)

第十一章	共產國際	(一四三)
第十二章	工會教育聯盟	(一六〇)
第十三章	工會教育聯盟(續)	(一九〇)
第十四章	工會團結同盟	(二三五)
第十五章	工會團結同盟(續)	(二五七)
第十六章	共產黨	(二九六)
第十七章	前進的道路	(三二六)
譯者後記		(三三〇)

第一章 初期

我的父親詹姆斯·福斯特生於愛爾蘭的加勞縣一個農家裏。他是一個芬尼黨人，也是一位爭取愛爾蘭獨立的熱情戰士。在他進行的民族主義活動中，他曾被派去參加英軍，從中鼓動英軍中的很多愛爾蘭士兵起義。當時，他幫助組織一次計劃好了的起義，打算由愛爾蘭士兵突然佔領愛爾蘭，因當時英軍被派至印度，後方正規守備部隊大為削弱。但是，這個可說是拚命的計劃，被一個奸細告密了。結果，我父親同其他很多人不得不立即逃跑。一八六八年，作爲一個政治流亡者他逃到了美國，在波士頓區定居下來。以後，他便從未回過愛爾蘭，雖然維多利亞女王『六十慶典』時，他同其他很多人都獲得大赦，有機會回國去的。

在美國，我父親一直到一九〇一年逝世時，是一位工人，他當過擦車人或馬夫。他曾打算不放棄正常工作來開家小店，但結果失敗了。雖然他已成爲美國公民，而且跟其他天主教徒一樣擁護民主黨，但他却很少過問美國的政治。他主要關懷的，還是愛爾蘭的獨立。當我兒童時期，在家裏便受到他戰鬥的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政治薰陶。一八八七年，我們從波士頓移居到費勒得爾菲亞。一九〇〇年以前我都一直住在這裏。這一時期，我家成了愛爾蘭愛國志士匯集的中心，其中很多人都是摩列·馬加利斯人，他們是遭賓夕凡尼亞無煙煤區煤炭大王的迫害而逃出來的。

我父親是一位很活躍而且身強力壯的人。他說，他年青的時候曾得過跳高、跳遠與三級跳遠等三項運動的大英帝國錦標。他是地方上著名的拳擊家，而他特別愛與愛爾蘭警察搏鬥。由於他是一個熱情的運動員，我家又成爲球員、田徑賽員、拳師、競走員、鬥鷄者與鬥狗者等人的集合地。父親逝世時，享年六十歲。

我母親伊利莎伯·麥克勞林，生於英格蘭的加爾里斯。她是英國人與蘇格蘭人的後裔。她的家庭幾代都是紡織工人，她本人便是一位播紗女工。她經常以她親身的經歷告訴我們，當英國紡織工業中的舊紡織機換了新紡織機時，英國紡織工人（連她的雙親在內）所經歷的像馬克思、恩格斯所生動描寫的那樣可怕的饑餓生活。母親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我父親雖然也是，但却不大虔誠。我母親儘管身材纖細，但跟父親一樣體格很健全，她養了不下廿三個孩子。大多數孩子都主要由於我家境貧窮很小便死去。現在除我外，只剩下安娜、馬貝爾與勒克拉三位還活着。他們都住在西海岸。

我母親生活很辛苦，終年勞碌，同時由於生孩子太多身體也壞了。雖然她很聰明，但從未參加政治活動。我父親經常告訴我們，他只進了一天學校，而且那天學校還未上課。母親也跟他一樣，受教育很少，或者說就沒受過正規教育。她一生便是與我家經常所過的貧苦日子作長期鬥爭。她於一九〇一年逝世，年僅五十三歲。

我於一八八一年二月廿五日，生於波士頓附近麻州的陶頓。我六歲時，家庭便搬到費勒得爾

菲亞，由於我父親工資很低，又要維持一個大家庭，我們大部份時間都住在貧民窟或半貧民窟裏。從七歲到十歲，我一面賣報，一面進學校唸書。但十歲時，我家收入太少，我不得不輟學而去作工。一八九一年，我第一次工作便是替一位名叫克利奇曼的雕刻家作事。他是一位有很多作品的藝術家，其中有繪畫、塑造、石刻、木刻，雕刻印模與電鍍等。他曾協助建造現在費城市政府頂上的威廉·賓恩的巨像。

我替克利奇曼工作，是我二十六年工人生活的開始。後來我在很多工業部門中作工，包括化學、木材、五金、肉類包裝、農業、海上運輸、鐵路、建築等，走遍了從紐約到加利福尼亞，從佛羅里達到華盛頓的城鄉。這終於使我對工人的生活及其痛苦獲得廣泛的親身體會。我替克利奇曼工作了三年，但他給我的工資太低（頭一年每週一元五角，第三年才每週兩元）。於是，我離開了他。九十年代中期苦難的時代襲擊着我們。我父親與長兄都失了業，我們不得不靠經常到鄰家討點殘湯剩飯過活。無論如何，我必須掙更多的工資。成年人不能找到工作，但却常有人要僱童工；因此，我在本地麥克凱拉開辦的鉛字鑄造廠裏找到一個工作，每週工資三元，我在這裏工作了三年半，對於這一行業相當熟悉。

階級意識的激發

在我當童工的三年中，得不到求學的機會，生活在窮困的家庭裏，我早就感到內心裏充滿着

階級鬥爭的情緒。自然，這時我還不懂得毛病在甚麼地方，也不懂得誰是我的真正敵人，而只是模模糊糊感覺到：有錢人是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我深深憤慨我生活的窮困，甚至就憑我這雙童稚的眼睛也能看見：是有很多關係，他們顯然不工作，然而却過着奢侈的生活。

同時，我的父親竭力想使我成爲一個熱情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這得到我母親的幫忙，她盡量設法使我變成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我父母的努力都得到某些成功。我虔誠地信仰天主教教義，同時我第一個嚴肅的政治反應便是渴望幫助解放愛爾蘭，而且滿懷赤子的熱情，決心在我長大時，獻身於愛爾蘭的解放事業。後來，當我讀了歷史，爲美國的革命與法國的革命所鼓舞，這一決心就更爲加強了。我特別醉心於法國的革命，我十三歲的時候，便讀了六本關於法國革命的書籍。我十分渴望參加像那樣的偉大鬥爭，予壓迫者以真正打擊；而且我認爲正確的辦法，便是幫助愛爾蘭從英國的奴役下解放出來。

第一次參加罷工

但是，我父親將我培養成一位戰鬥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的計劃，終於失敗了。我當工人所過的窮困的生活，替我決定了另一命運。我身受窮困與被剝削的苦痛，又目睹週圍很多工人都表示決心反抗同樣的境遇，我便自然而然地投入美國的階級鬥爭中。我不是認識到而是感覺到：我不用到英國去尋找真正的敵人，在美國就一定會碰着這樣的敵人。因此，我以極大的興趣與同情注

視着這一時期的很多罷工以及其他的工人鬥爭。

我實際參加的第一次罷工，是一八九五年費勒得爾菲亞電車工人的罷工，那時我才十四歲。罷工只堅持了約一個禮拜，但這是一次很激烈的戰鬥，電車全部停駛，工人們都參加了這次反對減薪的鬥爭。公司方面企圖利用專門從事破壞罷工的工賊與警察暴力來摧毀罷工。在第十五號街和市場街這些暴徒進攻和平的罷工工人行列，我和其他罷工者和同情罷工的工人會遭騎警的棍打和馬踏。工人們以最堅定的同心協力與高處戰鬥精神來回答敵人的這種戰術。他們贏得廣大工人的支持，這些工人對舊馬車公司的憎恨，並沒有減弱他們對於當時新辦的電車公司的憤恨。全城發生騷動。我還記得當時第十七號街與南街週圍鄰居的無產階級青年們，怎樣破壞冒險通過該區的每輛車，這種行動一直繼續了好幾天。

我相信，這次罷工最後是以某種妥協方式解決的。參加這次罷工是我受階級鬥爭的洗禮，它對我的整個人生觀有着深遠的影響。到這時，我已經成爲一個工會運動者，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因爲我沒機會參加一個組織。我已取得基本的經驗教訓，懂得工人單獨反抗僱主是無濟於事的，只有將他的力量與其他工人結合起來，他才能在關於他的工資這個切身問題上，起一些作用。自此以後，我以日益增加的熱心，注視工會運動的階級鬥爭的表現而對愛爾蘭的注意却開始退居次要地位了。我的注意力的確集中在美國的階級鬥爭上了。

第二章 布利安運動

從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當我慢慢長大的這十年，是工人積極鬥爭的年代之一。就鬥爭的激烈的程度來說，那是以後二十五年所不能比較的。這時是勞動協會 (Knights of Labor) 的全盛時期，也是美國勞工聯合會奠基的時期。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些罷工，都是在這時期舉行的。

這時也是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迅速加强的年代。資本家的殘暴，以主張『公衆活該受罪』的范德比爾爲典型。資本家們加緊掠奪工人與農民，同時他們的新托萊斯已經打倒了小商人。他們並利用鐵路大肆攫奪政府所有的農田、森林地與鑛場。州政府與聯邦政府都窮於應付，而且無恥地遵從資本家的命令行事。工人們組織起來，罷工反抗他們所遭遇的苦况的努力，都由資方廣泛使用黑名單、調來軍隊與平克頓的鎗手及僱用職業的破壞罷工的工賊等手段，遭到無情鎮壓。

然而，工人們並未馴服，而且繼續爲改善生活水準而英勇戰鬥，很多激烈的鬥爭都證明了這點。他們的戰鬥精神（這種精神不是出于階級覺悟而是因爲強烈的階級本能），使他們起而反抗迅速擴張中的資本主義日益增加的壓力。當時像後來熟練工人中那種保守的工人貴族還未充分形成；同時工會的領導尙未完全受資本家的操縱，這對於工人們開展偉大的鬥爭是一個重要的因

素。但是，這一時期有很多勞工騙子，例如勞動協會會長、臭名昭彰的鮑德利、火車司機兄弟會反動的負責人阿瑟，而且聲名狼籍的龔柏斯官僚集團已經樹植了他們的勢力。然而這些工賊還不能對工會起致命影響，不像後來那樣。當時很多工會上層領導人，像馬丁·艾朗斯之類的人物，都是最忠誠的戰士，他們給羣衆以戰鬥性的領導。此外，在現有的工會中工作的革命分子，主要是社會勞工黨與無政府主義團體中人，他們在鼓動羣衆鬥爭上盡了很大作用。

工人階級戰鬥精神極高的這十年，是從一八八六年芝加哥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偉大罷工運動開始的。這運動大大鼓舞了各地的工會，終於使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領導人，如帕遜斯、史派斯、費歇爾、恩格爾與林格遭受私刑。緊接着這次英勇的鬥爭，一八九二年又爆發了幾乎同樣著名的荷姆斯德的罷工，當時鋼鐵工人反對日益強大的製鋼托辣斯，工人在武裝鬥爭中把平克頓的打手趕跑了，並用武裝佔領了本地的鋼廠。但後來戰鬥終於失敗。一八九四年五月，當時正值工業大危機，鐵路工人又展開了由德布斯領導的強有力的罷工。由於聯邦政府施用暴力再加上勞聯與鐵路行業工會人員的叛變，罷工被摧毀了。同時，在洛磯山脈各州，在五金礦工中，由霍烏德領導的西部鑛工聯合會，正發動接連幾次美國勞工史上最輝煌、鬥爭最激烈的罷工，很多罷工都形成工人與公司的打手及州政府軍隊間的武裝衝突。這時期另一次著名的運動，便是柯克西的全國失業業者向華盛頓大進軍。這次運動大大地鼓舞了由於當時的經濟危機而爲失業與大量減薪所苦的工人階級。

布利安白銀自由鑄幣運動

當工人英勇反抗美國資本主義的時候，中西部的小農也是有政治上極大不滿的情緒。他們遭受很多的困難：他們從前自由的住宅與田地都抵押給人了，租佃的土地迅速增加了，政府又對他們課以重稅，結果使他們日益陷於那些魚肉他們的鐵路與各種托辣斯的壓迫下。九十年代經濟大危機的到來，更使他們的景況不堪忍受，農產品的價格急劇下跌。

在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者小製造商與小商人中間，也有很大不滿。他們感到日益強大的托辣斯與壟斷資本底摧毀力量。雖然他們在一八九〇年使國會通過了休爾曼反托辣斯法，但制止壟斷資本發展的企圖仍告失敗。他們不安的情緒，由於這時期深刻的工業危機而達到頂點。

一八九六年布利安的民主黨運動，就是在工人、農民與城市中等階級普遍不滿這種總的情況下開展起來的。這一運動起源於農民的人民黨，雖然現在有工人與城市中等階級人士參加，但農民仍是這一運動的骨幹。

布利安運動的綱領表明了：它基本上是小資產階級性的，是一種不會有效果的企圖阻止托辣斯與財政資本迅速發展，以及維護傳統的自由競爭制度與公民權利的措施。綱領的中心內容便是：以白銀十六盎司對黃金一盎司的比率自由鑄幣，這是農民想用建立賤價貨幣來擺脫其日增的債務的一種通貨膨脹計劃，這是農民們依然存在的一種幻想。布利安運動的其他要點是：要求